

陈庆笙茂才文集

陳慶笙茂才文集

卷三

賈誼董仲舒論

秦燔詩書除舊典先聖之道幾絕其所以得復明者賈董二大儒之功也賈之學深於禮及左氏春秋董之學則在陰陽及公羊春秋其學不同而其守先王之道則無不同賈生之功在通先聖之大義微言卓然著於世用使諸子百家不敢以空疏議儒者董子之功在黜百家尊孔氏有漢之初天子好黃老輕經術故趙綰王臧請立太學而下獄死乃董子際遇武帝首發大義遂興太學立學官置博士建明堂使天下咸知孔孟之道仁義之教而千載而下學術日明八紀日修孔孟著其道於書而

使孔孟之道行於天下萬世者董子也漢儒重經術史氏稱其緣飾故公卿保位被阿諛之譏博士講授守殘闕之陋其有位於朝者多空疏無用甚則忌刻邪諂若公孫宏孔光張禹之流使儒生爲世詬病而賈生之陳立諸侯王教太子敬大臣及捍吳楚料淮南四子之敗皆有遠大之識先見之明則匡時之才也董子之化驕王則格君之忠也是豈迂儒所可同日語哉太史公謂賈生之學雜於申韓黃東發謂董子之學雜於陰陽皆非也申韓者以法術爲本法以馭其臣術以愚其民賈生之敬大臣豈以法馭其大臣乎崇仁厚舍刑罰豈以術愚其民乎蓋漢祚初定紀綱未立賈生欲改絃更張之其飭紀整綱有似綜核故太史公爲是言豈其實哉至於董子陰陽之學其本在通

天道以徵人事其用則在使人君見災而懼遷善改過以應天變皆純正而無失其後之附會災祥惟學者之失不可以議董子也輔樓山謂賈生董子皆不善自用斯其不然孝文初年強侯窺伺於下胡虜侵陵於外天下岌岌患未已也賈生以布衣一旦位至中大夫恩遇之隆無與爲比以受恩深重之人際多事之朝遇有爲之君知而不言是謂負國爲之痛哭豈得謂過言而不從則命也若謂不能調和絳灌則又不然賈生再召絳灌已死亦不見用豈亦絳灌所爲乎蓋文帝好黃老無爲賈生議更張立制度君臣之間立意不同其不見用實由此焉後儒之說皆不察也至於董子出處之際皆爲正大其不得用由不阿世而公孫丞相忌之也然以武帝之好大喜功必不能用董

子以董子之廉直必不能逢迎武帝則與其枉道而留孰若直道而去君子之道或出或處何必拘於用世哉蘇文忠謂賈生之術疏歐陽文忠謂董生之道卑亦皆非也賈生謂諸侯王必反其後果然先見之明也三表五餌之策中行說以是惑匈奴籌邊之才也其術可謂智矣謂之爲疏一隅之見也若董子春秋繁露立元神必仁且智篇皆微言大義聖道在焉安得謂之卑哉且董子陰陽之學其後成爲風氣眚孟李尋以之殺身其失在過高不得反議其卑也宋儒自命置身三代於兩漢儒者皆詆爲未純賈董大儒亦受其譏非公論也

陳平不答錢穀陳恕不答錢穀論

天下守道不如守官吾官非所得言有時固不當言卽吾官之所得言有時亦不當言言之而侵下之權固非大臣之所以爲體言之而長君之欲尤非大臣之所以爲心吾盡吾職之所當爲而不競羣吏之能不逢人主之意天下服吾有遠大之謀尤服吾有深到之慮則一事也異世雖不同而守官則同焉若漢陳平不答錢穀宋陳恕不答錢穀若斯矣陳平智計之臣也於錢穀之數豈盡不知以爲知之不如不知可無庸答知之不能盡知更不必答吾位宰相第自盡宰相之職已耳錢穀自有主者可無庸過問也是卽大臣論道經邦之義也陳恕則久柄利權矣錢穀似所當答君問更所宜答恕以爲帝富於春秋若知

府庫充實恐生侈心非天子不當言有無諸侯不當計多寡之意臣領之司亦第盡三司之職已耳帝更可無庸過問也是卽大臣杜漸防微之義也往者嗇夫對虎圈之簿而張釋之以周勃張相如爲言李沆日奏水旱盜賊之事亦以帝富於春秋以其留意土木甲兵爲慮大臣引君當道固當知無不言而委曲調護使吾君無輕量大臣之心無重勞天下之害則有時不在於言而在於不言若平與恕者其守官而有合於守道者乎且以人主之尊而躬櫬利柄周悉於度支出入之數必有言利之臣進而迎其意搜括山海計及錙銖假管范之謀而行同商賈之術者又必有侵牟百姓刻剝羣臣使之利歸於上而怨結於下者又其甚則假公濟私憑權納賄虎狼之谿壑未盈閭閻之

脂膏已盡盜賊蠭起災害並生眞可爲天下痛哭者也此則平與恕之所未及也然而平與恕之意可類推也不然漢文帝明主也宋眞宗仁君也平與恕亦何難爲帝一言卽有不實不盡諒帝必不加深罪而顧兢兢若斯蓋其見侔乎遠矣厥後漢武帝恃府庫充實而從事外夷卒之中桑孔之謀而民窮財盡至有輪臺之悔宋神宗恃府庫充實而興兵討夏至爲王安石呂惠卿所誤晚節頽喪不克保其令名實此一念中之矣然則平與恕謀國之深遠弭禍之精詳直有見於數傳而後豈特當官自守能盡其職哉

三君論

東漢桓靈之間黨事起時號竇武陳蕃劉淑爲三君劉淑以宗室賢良爲世宗仰未膺大任以竇武株連而死無得而述焉陳蕃竇武志清王室乃及大禍惜哉宦官之禍至桓帝而極矣口含王爵手握天憲殺戮忠良誅辱大臣漢室之亡可立而待竇武保椒房之親協心陳蕃以安社稷斯以大將軍之權位皇太后之信任廓除閹豎其亦何難乃身死國亂害延無窮何哉從來舉大事者必慎密易曰臣不密則失身故霍光廢昌邑議成而昌邑不知平勃誅諸呂謀定而諸呂不覺漢之宦寺盤據宮掖黨衆惡多外廷行事動必知之諸賢之升側目已久陳竇此時宜密布腹心潛定大策謀定而動先發制人乃機事不密播

於朝廷至天下雄俊皆知風旨則宦官耳目廣布朝右豈不聞知遂得中夜大呼聚衆唾血其失首一焉平勃之誅呂氏也先入宮衛帝唐太宗之誅建成也使尉遲敬德入侍高祖蓋戰於朝廷得君者勝竇武欲誅閹逆謀雖未定宜統率步兵以入宿衛常則鎮攝奸兇以安王室變則擁挾天子以令天下萬全之策也乃遲疑猶豫不能速斷鄭飈甫擒卽出歸府當間不容髮之時而有雅度從容之志遂使常侍貂璫入宮挾帝作詔持節以令諸軍其失次二焉宣帝之誅霍氏也先散其黨唐明皇之誅韋氏也惟言首惡蓋小人謀亂聚之則致死散之則志離示以必死則同惡之心堅與以生機則求免之情見此時爲首惡者曹節王甫耳宜先去其大權離於禁掖解散其黨許以自新

及布置已定然後聲其罪惡誅其渠魁則下一詔書命一獄吏
已足治之矣乃誅管霸誅蘇康收鄭颺遷延時日而未及元兇
又爲盡誅之說迫彼闖人同心致死遂使朱瑀大呼羣闖并起
半夜定計成其亂謀其失次三馬嗚呼竇武起家外戚志獎王
室而身死功頽爲世所悲陳蕃以元老之身建羣英之策而身
死闖人之手有滅門之禍至使未與謀之劉淑與當世英賢同
罹殺戮豈不哀哉人謀不臧豈回天意范蔚宗廢商之論非確
論也雖然三君當瀆亂之朝獨奮不顧身志平奸逆使英奇卓
節之士聞風而起朝政彌昏而風俗彌勵功雖不成其亦足以
立懦夫振薄俗哉

三國志陸績傳書後

陸績仕吳爲太守加偏將軍而自稱有漢志士者何也以其卒在孫權未稱帝之前也何以知之以績傳云卒時三十二知也後漢書陸康傳載績父康爲廬江太守袁術使孫策攻廬江破之月餘康發病卒年七十廬江之破史不言何年攷三國志孫策傳則廬江之破康之卒在興平元年也通鑑同即使康以興平元年生績此就其至近者言之其實績此時已七歲矣說詳下文績至年三十二而卒當是建興二年是年吳黃武四年權以漢建興七年稱帝是時績已先四年卒矣此績卒在權稱帝前之一證也績傳云績六歲見袁術於九江攷袁術在九江凡七年其二年使孫策攻績父於廬江其五年則稱帝其七年則北走績之見術史不言在何年若

三國志卷之三
七
卷三

在攻廬江之時則二家方爲仇敵未必修相見之禮也若在攻廬江之後則術是績殺父之仇必不見之也且吳志陸遜傳云袁術將攻康康遣遜及親戚還吳觀此則攻廬江之時績方避術之不暇無由見術也然則績之見術當在術居九江之初未攻廬江之前此時則漢初平四年也由初平四年上溯六年當是漢靈帝中平五年由中平五年下計三十二年當是漢建安二十四年績之卒蓋在此時矣此時權未稱帝也越十年而權稱帝矣此績卒在權稱帝前之二證也吳志陸遜傳云遜少孤隨從祖康廬江太守在官袁術將攻康康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於績數歲爲之紀綱門戶由是言之據遜傳以攷孫權傳則吳赤烏八年遜卒年六十三由赤烏八年上溯六十三年是

漢靈帝光和六年由光和六年下至漢獻帝興平元年術攻廬江時則遜年已十二矣先一年績六歲見袁術於九江則此時績已七歲績七歲而遜十二則史所云長數歲者蓋長五歲也以長五年而論則由光和六年至建安二十四年遜年三十七而績年三十二矣三十二而績卒矣此時權未稱帝也此績卒在權稱帝前之三證也權未稱帝則天下尙爲漢之天下觀其刻石之文詞旨悽切存心日不忘乎漢室自稱志士誠無愧哉

[illegible]